

報晶

第一三十八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價：每份大洋一分，每月大洋三角，每季大洋九角，每半年大洋一元八角，每年大洋三元六角。

廣告刊例：第一版每行一元，第二版每行八角，第三版每行六角，第四版每行四角，第五版每行三角。

馬玉山

上海香港

司公乾餅果糖

餅波的不小

角五元一

號七十三路京南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西醫張世楷

瘰癧子頭膏藥

功效：此膏藥專治瘰癧子頭，無論新舊，一貼即愈。每張大洋一角。

大喜香煙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家藏良藥

龍虎丹

此丹專治一切瘡毒，無論新舊，一服即愈。每瓶大洋一元。

萬應消瘰丸

此丸專治瘰癧子頭，無論新舊，一服即愈。每瓶大洋一元。

新發明草筆

此筆專寫各種文字，筆鋒銳利，書寫如神。每打大洋一元。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強種丸

補血強身

主治：貧血、衰弱、神經痛、失眠、頭暈、眼花、腰酸、背痛、手足麻木、食慾不振、消化不良、便秘、小便頻數、遺精、早洩、陽痿、不育、婦女經閉、痛經、崩漏、帶下、產後虛弱、小兒發育不良、老人體弱多病。

瘡藥

專治一切瘡毒，無論新舊，一服即愈。每瓶大洋一元。

和盛號飾首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翠玉、翡翠、珍珠、金銀首飾，款式新穎，價格公道。地址：上海南京路一五七號。

育亨賓片

此片專治一切虛弱，無論新舊，一服即愈。每瓶大洋一元。

退立脚腫丸

此丸專治一切腳腫，無論新舊，一服即愈。每瓶大洋一元。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腎臟乃人體之根本，若腎臟受損，則百病叢生。本藥專治腎臟疾病，如腰痛、背痛、小便頻數、遺精、早洩、陽痿、不育、婦女經閉、痛經、崩漏、帶下、產後虛弱、小兒發育不良、老人體弱多病。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跋胡適之先生嘗試集

(翁丹

閱報錄。知吾老友胡適之先生嘗試集已不行之詩，因憶歸隱錄之又與全家之
親手幼友及吾老友胡適之先生婢同聲讀之，不禁而歎曰：「智哉吾老友！」
又載吾老友、明次或叔或弟或妹或姊或子李杜、齊安、然社之稱李曰：「清南庚
開府，俊逸飄參軍。」杜自明世得力，則又曰：「熱精文理理，卓卓若當探源流。
六朝矣！以爲不足足，又進則有建安七子；又進則有西京諸賢；又進之
則荀子之賦，屈宋之楚辭，蓋自三百篇外，未有不可不讀者也。」讀吾老友之
去國集，氣厚而思深。舊日之斗方名士，未之有也。今之爲新詩者，亦
未可與言也。曉曉乎擬欲上繼古下繼今矣！然吾老友詩中自道其所服膺者，
未嘗不在古人，雖鑒製以吾老友自知之明，吾若頌之爲陳阿六人，吾即
甘爲後者之號詞，固足以資老友之所部矣。富有當於此而直友誼之義哉！雖然
以白話爲詩，則非中國千古詩人所能夢見，外國之詩家，但知來中國傳
小教，而不知來中國傳詩。其意誠識出吾老友之下矣。吾從吾老友一語而爲
之後，猶祖吾友爲中國詩開一新紀元，突發詩界之學人，躍門而入爲
新詩界之領袖，固吾老友所自信也。風氣所趨如此水之下，蓋偏中國無
不能讀詩嘗試集之人，即不能讀去國集者，亦皆謂讀嘗試集者必不肯之。
且今之時人也，多必爲讀詩者，則此後之大總統，讀吾老友必居其一焉。
蓋投票之時，必擇其素所崇拜之人，可預決矣。可不謂智賊中國之詩聖耶？
古矣！曰愚無邪，則思想已有所束縛而不得自由，又有法律以限之不獨
律師論平頭並舉，弊在所當戒，六經無一字之平仄，範圍而不敢越，不獨
蜂腰膝平頭並舉，弊在所當戒，六經無一字之平仄，範圍而不敢越，不獨
律詩論平頭並舉，弊在所當戒，六經無一字之平仄，範圍而不敢越，不獨
可以入詩者寡矣。故古之爲詩者，曰苦吟，曰苦吟，曰苦吟，曰能窮人，或二
得兩句而淚流滿，或走入醋甕而失其知覺，或憔悴而爲太瘦生，或疲
肝而致死焉。然則以詩殺人之禍，匪仁術矣。自古國之士以性靈爲詩，以
時話天下於是不能盡讀書之聞，閉戶研索，自漢魏以來走幸經上尉屋長
能爲詩矣。然猶未廣也。近時定庵以拗折爲詩，於是舍之詩人效之上，
截只用斷簡易矣。然仍要難讀，則猶未也。佛敎之中國者，道廣矣，口
本之爲佛學者，則曰要非佛所許耶？要非佛佛也。食肉非佛所許耶？食
肉亦佛也。故其教於中國所傳天台臨濟宗外，自爲一宗，易矣且廣矣。然
猶未若吾嘗試集之入人之易，而爲之廣也。曰吾嘗試集者，吾要人不
讀而知吾嘗試集之小兒於萬物之中曰：「不給我糖吃，我要哭！」
所備老嫗齒已缺，亦晏樂和之曰：「你想糖吃，我愛睡！」吾觀其仰爲
知者視然曰：「吟詩也，其權說不足以知吾老友之小兒，使老嫗不睡，
則於吟詩自遣一若精神甚愉快者，則吾嘗試集之賜，亦吾嘗試集之賜，
爲新詩！則賭博之風，使行伍之屬兵樂爲新詩，則盜賊之勢豪，不然
平又吾嘗試集之賜也。可不謂仁智大矣。然而無勇，果則俗者時時
大計決大疑，吾老友自名其集曰嘗試，豈仍不敢自信，在耶？嘗試集之
識時宜妄爲異議。吾老友既能用成功之日，惟一二能爲舊詩之人，或公
誠口結舌而震聾之。吾老友因能爲舊詩及時除者，而舍舊謀新之勇乃此
然則一二能爲舊詩之人，有不啻之而被靡者乎？不爲新詩，是懼而逃也。

浙江学潮的感想

(秋涵)

想這學生人，在知道愛國，好改革，其用心很可敬佩的，不過當時當地的軍警，同他們反對，公然用武力對待起來，據那通電上的多說，受傷的學生很是不少，我聽了這個消息，非常驚懼，又因此生了好些感想，我想中國學生，這近二十年來，那浙江的軍警，不見得沒做過學生的，既做過學生的，今日又來反對學生，愛國不愛國，他們各有理由，我姑且不同，但是從前做過學生的，因為今日不做學生，反對學生，由此類推下去，做危險可怕的事體嗎？學生是生，反對反對學生，由此類推下去，件件危險，便換了手段，這不是做學生，便去反對到來的學生，這不是，位位置，換了位置，便換了手段，這不是做學生，軍警也是一種位置，換了位置，便換了手段，這不是做學生，知道愛國，先做學生，後來不做學生，便不知道愛國嗎？所以我前可謂望軍警不是學生，今日痛恨軍警的學生，他日不見得不去充當軍警，生充當軍警的時候，必須知道學潮是必不可不發生的，必須知道學生愛國，是必不可不發生的，互相攜手，互相進行，那就流瀝一氣，不至發生衝突，如今日浙江的校事時，

梅蘭芳之研究 (七)

小

不錯，但這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上年梅蘭芳到了一個東洋，這些梅那些變戲法的，跑馬賽熱的，出過那些多得很，那些玩藝，都能弄，這皮黃昆曲，有語言上的關係，未必有耳朵都能聽小梅的弄，就得上代表中國戲曲不上，問題，就是發得上唱給那不懂國話的外國人聽，人家就能好，嗎，既然不是能聽，那就是莫莫妙，說他是貓叫，不是梅蘭芳的妙，可是說他怎樣的，那也不是說他，蘭芳之樂，又何必自己捧了不，還要借了外國人的聲光，在那小不怪的呢，難道說外國人說好決不會是壞了的嗎，還是要借人的牌號，來欺騙這些沒有見識人的腳下人呢，我以為梅蘭芳到洋，不過是多跑了一個圈，他的玩藝好不好，全不在乎到過東洋

梅蘭芳之研究

(七)

票的手續，只憑一句空話，永遠不能作為定案。

舊戲裏，請開除日貼以外，有無這花衫的名詞，以花旦而兼唱青衣，或就青衣而兼唱花旦，這本不足為奇。要是在青衣裏，加上點花旦的作工，花旦裏，又加上點青衣的腔調，這不知是不是稀奇的事。金紫雲唱花旦，是不是指他的玉堂春感鳳凰呢？寬闊醇酒雁門關這一類戲而言，要是這一類戲，是不是算花旦？這個問題，還得找行家來研究研究，就是算花旦，在我的眼光裏，我覺得金紫雲，唱什麼梅蘭芳之名伶，可是他說不上正宮調。這就是「八五」有短衫的地方，譚子君若要說小梅蘭園低劣扎耳架，一聞鈴如意，我覺得他也是有所特別的聽覺。我想得是：思過是我萍得思二感二字，就一定也應該懂得甚麼思二感三字，難道說，這思過裏還含着些美感不美感的嗎？美感二字不是看者心裏覺得很好看的，要是這樣的解法，這美女散花一類戲只是好看，也就沒有什麼藝術上的價值了。

小向支持 侯俊山演戲！近未上台

◎譚五之子譚富英生輝也，小雲之弟向富霞日即也。又如蕭蕙香，荊角也三章皆談富運成科班，而以幼童故互不相交。前乃合演易世院，當時彼此不知下觀之忍後仇不諱，說者開始有似末年之觀金福田桂風二老。

△天津特約通信

◎小梅去碧明，孫菊仙、桂風二老代興，上座聲佳，就謂非梅不主號者。郭二老外，尚有重霄沈炳軒。

◎小樓較好，近嘗於東城吉祥園演出三慶已無碼矣，惟今三慶由譚五

研究梅蘭芳合夥子 (二) 小

芳的相貌，我看都不對勁。除我以外的人，不見得都看不對勁。我如今要問譚子君：這梅蘭芳的相貌，在譚子君眼裏，有着對勁的狠，就能保險嗎？他又說美觀沒有一定的標準，不過有見多識少的區別。請問譚子君，你何以說那梅蘭芳美的，就必定占多數呢？物以類聚，人以羣分，你是贊成梅蘭芳的，所以你所聞所見，都是說梅蘭芳好的，我怎麼與梅蘭芳鬥，所以我所聞所見，就是說梅蘭芳壞的，你以為你好好的是占多數，我還以為我這邊壞的是占多數呢，這多數少數要經過那投票的手續，只憑一句空話，永遠不能作為定準的。

舊戲裏，請開除旦貼以外，有無這花衫的名詞，以花旦而兼擅青衣，或以青衣而兼擅花旦，這本不足為奇，要是青衣又加上點旦的腔調，這又不是稀奇事。金紫雲唱花旦二字，不是指他的玉琴泰風凰紅富閣醉酒雁門關這一類戲而言，要是這一類戲，並不是算花旦，在這個問題上，還得找行家來研究研究，就是算花旦，在我的眼光裏，我覺得金紫雲，唱什麼都是美觀。

▲天津詩鈞通信

○小梅去蘇明，孫菊仙唱桂風二老代興，上座寥佳，跳韻非梅不主號者。郭一若外，尚有張雲甫沈祥軒。
○小樓叔兒，近高着甯波書軒出演三慶已無碼矣，惟今三慶由譚五桂鳳二老。

小向支持 侯俊山演數日，近未出台
○譚五之子譚富生，又一如翁蕙香，其角也。三堂皆謀富連成科班，而以幼童故互不相容計，前乃合演烏龍院禁時亦彼此不相下，觀之忽後不禁，說者開始有似本年之觀金福田桂鳳二老。

愛友司光

(一)二禁止轉載

第八回
假戲合威生平民
腹風波盛中帶

候傑見張三手再沒有話說，方才打了一個怔兒。慢慢退得出去，其時衙裏人，多有一半知道這件事了；齊舉向他賀喜。候傑心裏也暗自得意，學得染了這一團鄉紳高視，以後不勝有榮焉！登時辭了他那一副酸皮兒腳步子，硬曉略略的朝上走了一大段路。此處張三同俞蘭軒又談了好些閒話，方才坐着轎子，轉到公廨，再說應符正坐在屋裏等呢。想分館做他這兇犯，狠是熱心，越想得高興；一見張三回來，先聽了臉紅色，見他笑容滿面、喜氣洋洋，心上塊石頭不覺落將下來，猜定這事已有了九成，不從源頭上前罷了三手一把攔着魔符的手笑道：所託的事，幸不辱命，是我費了一番唇舌，又看着便將適才情事，一一告訴魔符，又笑着點了幾句，停半晌，又笑道：身價呢，倒還不吃緊。你的教習，如不足，便在我這裏選了去用，也還使得。只是有一件最壞的事，恐怕還不知道你肯與不肯薦。忙問道：甥兒希望這件事成就？舅父有此懸語，儘當分付，沒有駁舅父的道理。張三笑道：據他哥子口氣前去給他娶婆，是我申斥了幾句話可決裂也能。魔符忙問着說道：这也稀鬆平常，甥兒又不是個閹宦，便發去給他看看，正要緊要夾製友萬使不得的。張三笑道：這就好了。候傑也伴问你幾時後日，經持你去答應了，大約兩日後日，你不知道這事的，他們自然會來，碰壁走一走兒，路途又不甚遠，是做員司的同你取笑。我准你這個蛋子，只管回去自備吃酒，高酒的了。」這一番話，說得魔符當常高興，金銀帶夾一回張三手稱了幾句，再說候傑一路回家去了。

想這件事真是出人意料的之外，身上數目，真不能算少，况且也知道那大人沒有一個太子的差過嗎？雖一切仰仗的地方很多，於是在睡榻旁，已須得了太太的寵愛，將一個切休的地方很多，於是小玉子在家庭裏手足礙脚，便不得不開了門，好讓自己女兒結識幾個男人，免得他在一家裏手足礙脚，便不得不省了小玉子在家裏手足礙脚，便不得不力邀侯寶麟、壽齡「在姊妹面前，瞞着他實騰騰的，他們甥少爺這時候，自然我在裏邊調度，包不會有事，甥少爺好一個品貌，還惹妹子中不中也。候傑笑道：怎麼你又騙過他們甥少爺了呢。(未完)

第五章 邵湘秋花底成吟案
道義翁尊前話舊盃

卻說當下虎臣湘秋談談說說吃了飯已有三點鐘，虎臣回到旅館，約定明日一早車收行李，站起了一刻，就要向車站抬行李，站起身來，只說了一句：我們過年再見面，你須自己保重。靈芝——向柳枝裏到了離船時候，狼狽捧出一句道：

你去了，幾時還來呢。湘秋勉強說道：不少耽擱的你進去罷。我說者還不必下扶棒，一路回家收了收拾，也就不得分付家人幾句話，趕了一晚，便獨自一人帶了行李，還往杭州進貨了；貝氏店趁夜頗快，快來到城站旅館開，那天下午間作了兩個房間住了。



夕陽江檻錄
(一)
鴈難

3012

心香閣

筆隨

秋韻

我們打電話預先定下的，你如阿又賣給人家呢？那案子陪有笑臉，正要說話只聽得後面一個男耳聲音說道：「算了罷，我們只要三個坐兒就得了。」

我微微顫了簾簾一眼，似笑不笑的便回過頭去，罵兒，蘭兒也笑着，罵不得又和細孩笑擠了幾句。

未完

我有一個朋友，新近赴美調育狀況，日前寄我一大信，我讀了得有些感慨，兩中大旨，謂美國於吾國感情既好，到處均受歡迎。

沁香閣

44 54

覺同一戶姓徐的客人，在房內講起流
年來，却巧外邊走來一個野和尚，問
房間裏阿要算命、阿要測字、姓徐的
誤爲（前清顯官的起居注）合衆更

述意示大雄 西月之音
(馬二先生)

100

滿秋與寒雲恰是八兩年斤。
論事師當調理大罵豈復成文。昂首
不對意何云甯須瞋目相廝。

我之花事談

(癡)

三馬路合泰旅館中，有一杜客案對聯云：『願爲鴛香舍伴』；『莫問兒孫幾箇名』著名割二字的，客人因這割的，就推測是一位姓方的友人寫的。我就推測是一位姓方的客人突然寫出脚不叫做「將紅英老」舞台果然編出腳不叫做「將紅英老」五句情記。」定於今日十二開演這種性騷事業，真要算上海人會做的了。

△老鮑君說：福致里的高女，有一天到同一戶姓方的客人，在房內講起流傳民間來阿要算命、阿要調字、姓徐的不對意何云甯須瞋目相廝。

話說味津江章指語諄諄：
品級越軌有限 春光大好足珍多謝
盛公讀書神從錢不復齟齬。

就說先生大可以算算命或者調字高友道。去年十月裏曾親過一回字，他說我十月裏一定遇見恩客一定要嫁給這個個人，誰知道到了十月裏頭都沒有遇到，所以我不相信這種頑皮的丁姓徐的就說恐怕他不誠心，所以不准強高友道，如果真的有靈感，他們何不製自己換算法還要幹什麼這烏狗幫姓徐的就沒得話說了，不出這小孩子子有破除迷信的決心。

更正 廿七日本報梅蘭芳之研究一好像前清的起居注官一句被手民誤爲「前清顯官的起居注」。合應更正爲「前清顯官的起居注」。

因這別號，就推測是一位姓方的客

Abstract

敬。老親君說：福致里的高女，有一天到來，却巧外邊走了一個野和同，問年庚，要娶算命，阿婆測字、姓餘的，就說同一戶姓餘的客人。在房內講起流傳民間，要娶上海人會做這種投機事業，真要算上海人會做的。

■更正 廿七日日本報梅蘭芳之研究一，好像前清的起居注官句，被手民誤為「前清斯官的起居注」。合更正。